

投資者日記

畢老林

市場代政府執行「家法」

畢老林

頁 19

• 銅面板廠商達化工（148）進軍房地產，表面看來不務正業，內裏卻大有文章。面對地方政府趕緊除「三舊」，廠房地皮就成為了廠商另闖財路的本錢。詳見23頁「冷熱財庫」。

• 期貨可讓投資者買入或沽空，牛市熊市無往不利，不過風險管理卻是一大學問。研究部介紹一套有效的「期貨管理模式」，分散風險之餘又可獲得驕人回報。詳見21頁。

• 人民幣國際化一直是熱門話題，但即使人民幣邁向國際，其他國家是否願意接受也是問題，歐偉文及李海洋在33頁「商管啟示」中分析人民幣是否具備國際化的條件。

3月3日，周三。全國政協第十一屆三次會議落幕，A股創一個多月新高，上證綜指升23點，收報3097點，港股則維持上升市格局，全日高低波幅171點，滙控（005）走勢回穩，恒指收報2086點，微跌29點，成交598億元；期指高水16點。

市場等了多天，終見希臘政府公布新一輪財政緊縮措施。聯內容，開源方面有加鹽酒和銷售稅24億（歐羅、下同），節流則有削減公務員薪假、薪津24億；一加一減，後效應顯著，希臘財赤可望下降48億。換句話說，透過新一輪行動，希臘明年財赤對GDP比率降至8.7%（去年為12.7%）的目標達進一步。

雅典削赤計劃曙光乍現，但走勢上未現突破，維持窄幅上落局面，到底是緊縮措施令市場轉暖，抑或報道大同小異，還是投資者尚須觀望德法等歐盟六國對計劃的反應，謀定而後動？暴雨前夕總有片刻寧靜，但局局始終會破，問題只是爆上還是爆落。



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，在希臘公布財赤削減措施的同時，彭博發了一則消息，引述知情人士說，美國司法部已向2月8日參與紐約對沖基金「優渥晚宴」的席上客發出通知，要求他們不要銷毀沽空歐羅的交易記錄，以便當局跟進。另一邊角，歐盟對抗對沖基金透過主權債務信貸約掉期（CPD）加劇希臘危機一觸即發。由此看來，大西洋兩岸已捲起「打大鱷」之風。

對沖基金應該「趁人病痏人命」，《信報》諸公大可對個痛快。然而，正如老畢在《牛眼John駁斥歐羅陰謀論》一文中所言，歐羅區自德國而下，沒有任何一個成員國乖乖遵守「穩定及增長協約」（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, SGP）列明的財務準則，大大有違幣聯立足於穩健公共財政（sound public finances）的原則。

換句話說，美日以至英國亂印銀紙發債，雖難免面對貨幣貶值利率急升的風險，但投資者有選擇信與不信政府的權利。反觀歐羅區，由day one開始，單一貨幣就受到SGP這個在效力上形同「財務憲法」的協約規範，成員國不守規矩且

愈來愈離譖，政客只顧選票拖得就拖，結果歐羅區財政問題逐年惡化。在SGP違紙協約面前，此等行為等同於政府賭「白頭片」，公信力渾然無存。炒家看準國內「壞孩子」逐個攻擊，從好的方面想，大有獵捕政客成事不足敗事有餘，迫使成員國behave，令SGP得以盡快回歸貨幣聯創始人賦予協約的原意之效。

對沖基金應該「趁人病痏人命」，《信報》諸公大可對個痛快。然而，正如老畢在《牛眼John駁斥歐羅陰謀論》一文中所言，歐羅區自德國而下，沒有任何一個成員國乖乖遵守「穩定及增長協約」（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, SGP）列明的財務準則，大大有違幣聯立足於穩健公共財政（sound public finances）的原則。

換句話說，美日以至英國亂印銀紙發債，雖難免面對貨幣貶值利率急升的風險，但投資者有選擇信與不信政府的權利。反觀歐羅區，由day one開始，單一貨幣就受到SGP這個在效力上形同「財務憲法」的協約規範，成員國不守規矩且

愈來愈離譖，政客只顧選票拖得就拖，結果歐羅區財政問題逐年惡化。在SGP違紙協約面前，此等行為等同於政府賭「白頭片」，公信力渾然無存。炒家看準國內「壞孩子」逐個攻擊，從好的方面想，大有獵捕政客成事不足敗事有餘，迫使成員國behave，令SGP得以盡快回歸貨幣聯創始人賦予協約的原意之效。

對沖基金應該「趁人病痏人命」，《信報》諸公大可對個痛快。然而，正如老畢在《牛眼John駁斥歐羅陰謀論》一文中所言，歐羅區自德國而下，沒有任何一個成員國乖乖遵守「穩定及增長協約」（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, SGP）列明的財務準則，大大有違幣聯立足於穩健公共財政（sound public finances）的原則。

換句話說，美日以至英國亂印銀紙發債，雖難免面對貨幣貶值利率急升的風險，但投資者有選擇信與不信政府的權利。反觀歐羅區，由day one開始，單一貨幣就受到SGP這個在效力上形同「財務憲法」的協約規範，成員國不守規矩且

愈來愈離譖，政客只顧選票拖得就拖，結果歐羅區財政問題逐年惡化。在SGP違紙協約面前，此等行為等同於政府賭「白頭片」，公信力渾然無存。炒家看準國內「壞孩子」逐個攻擊，從好的方面想，大有獵捕政客成事不足敗事有餘，迫使成員國behave，令SGP得以盡快回歸貨幣聯創始人賦予協約的原意之效。

對沖基金應該「趁人病痏人命」，《信報》諸公大可對個痛快。然而，正如老畢在《牛眼John駁斥歐羅陰謀論》一文中所言，歐羅區自德國而下，沒有任何一個成員國乖乖遵守「穩定及增長協約」（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, SGP）列明的財務準則，大大有違幣聯立足於穩健公共財政（sound public finances）的原則。

換句話說，美日以至英國亂印銀紙發債，雖難免面對貨幣貶值利率急升的風險，但投資者有選擇信與不信政府的權利。反觀歐羅區，由day one開始，單一貨幣就受到SGP這個在效力上形同「財務憲法」的協約規範，成員國不守規矩且

愈來愈離譖，政客只顧選票拖得就拖，結果歐羅區財政問題逐年惡化。在SGP違紙協約面前，此等行為等同於政府賭「白頭片」，公信力渾然無存。炒家看準國內「壞孩子」逐個攻擊，從好的方面想，大有獵捕政客成事不足敗事有餘，迫使成員國behave，令SGP得以盡快回歸貨幣聯創始人賦予協約的原意之效。

對沖基金應該「趁人病痏人命」，《信報》諸公大可對個痛快。然而，正如老畢在《牛眼John駁斥歐羅陰謀論》一文中所言，歐羅區自德國而下，沒有任何一個成員國乖乖遵守「穩定及增長協約」（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, SGP）列明的財務準則，大大有違幣聯立足於穩健公共財政（sound public finances）的原則。

換句話說，美日以至英國亂印銀紙發債，雖難免面對貨幣貶值利率急升的風險，但投資者有選擇信與不信政府的權利。反觀歐羅區，由day one開始，單一貨幣就受到SGP這個在效力上形同「財務憲法」的協約規範，成員國不守規矩且

愈來愈離譖，政客只顧選票拖得就拖，結果歐羅區財政問題逐年惡化。在SGP違紙協約面前，此等行為等同於政府賭「白頭片」，公信力渾然無存。炒家看準國內「壞孩子」逐個攻擊，從好的方面想，大有獵捕政客成事不足敗事有餘，迫使成員國behave，令SGP得以盡快回歸貨幣聯創始人賦予協約的原意之效。

對沖基金應該「趁人病痏人命」，《信報》諸公大可對個痛快。然而，正如老畢在《牛眼John駁斥歐羅陰謀論》一文中所言，歐羅區自德國而下，沒有任何一個成員國乖乖遵守「穩定及增長協約」（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, SGP）列明的財務準則，大大有違幣聯立足於穩健公共財政（sound public finances）的原則。

換句話說，美日以至英國亂印銀紙發債，雖難免面對貨幣貶值利率急升的風險，但投資者有選擇信與不信政府的權利。反觀歐羅區，由day one開始，單一貨幣就受到SGP這個在效力上形同「財務憲法」的協約規範，成員國不守規矩且

愈來愈離譖，政客只顧選票拖得就拖，結果歐羅區財政問題逐年惡化。在SGP違紙協約面前，此等行為等同於政府賭「白頭片」，公信力渾然無存。炒家看準國內「壞孩子」逐個攻擊，從好的方面想，大有獵捕政客成事不足敗事有餘，迫使成員國behave，令SGP得以盡快回歸貨幣聯創始人賦予協約的原意之效。

對沖基金應該「趁人病痏人命」，《信報》諸公大可對個痛快。然而，正如老畢在《牛眼John駁斥歐羅陰謀論》一文中所言，歐羅區自德國而下，沒有任何一個成員國乖乖遵守「穩定及增長協約」（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, SGP）列明的財務準則，大大有違幣聯立足於穩健公共財政（sound public finances）的原則。

換句話說，美日以至英國亂印銀紙發債，雖難免面對貨幣貶值利率急升的風險，但投資者有選擇信與不信政府的權利。反觀歐羅區，由day one開始，單一貨幣就受到SGP這個在效力上形同「財務憲法」的協約規範，成員國不守規矩且

愈來愈離譖，政客只顧選票拖得就拖，結果歐羅區財政問題逐年惡化。在SGP違紙協約面前，此等行為等同於政府賭「白頭片」，公信力渾然無存。炒家看準國內「壞孩子」逐個攻擊，從好的方面想，大有獵捕政客成事不足敗事有餘，迫使成員國behave，令SGP得以盡快回歸貨幣聯創始人賦予協約的原意之效。

對沖基金應該「趁人病痏人命」，《信報》諸公大可對個痛快。然而，正如老畢在《牛眼John駁斥歐羅陰謀論》一文中所言，歐羅區自德國而下，沒有任何一個成員國乖乖遵守「穩定及增長協約」（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, SGP）列明的財務準則，大大有違幣聯立足於穩健公共財政（sound public finances）的原則。

換句話說，美日以至英國亂印銀紙發債，雖難免面對貨幣貶值利率急升的風險，但投資者有選擇信與不信政府的權利。反觀歐羅區，由day one開始，單一貨幣就受到SGP這個在效力上形同「財務憲法」的協約規範，成員國不守規矩且

愈來愈離譖，政客只顧選票拖得就拖，結果歐羅區財政問題逐年惡化。在SGP違紙協約面前，此等行為等同於政府賭「白頭片」，公信力渾然無存。炒家看準國內「壞孩子」逐個攻擊，從好的方面想，大有獵捕政客成事不足敗事有餘，迫使成員國behave，令SGP得以盡快回歸貨幣聯創始人賦予協約的原意之效。

對沖基金應該「趁人病痏人命」，《信報》諸公大可對個痛快。然而，正如老畢在《牛眼John駁斥歐羅陰謀論》一文中所言，歐羅區自德國而下，沒有任何一個成員國乖乖遵守「穩定及增長協約」（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, SGP）列明的財務準則，大大有違幣聯立足於穩健公共財政（sound public finances）的原則。

換句話說，美日以至英國亂印銀紙發債，雖難免面對貨幣貶值利率急升的風險，但投資者有選擇信與不信政府的權利。反觀歐羅區，由day one開始，單一貨幣就受到SGP這個在效力上形同「財務憲法」的協約規範，成員國不守規矩且

愈來愈離譖，政客只顧選票拖得就拖，結果歐羅區財政問題逐年惡化。在SGP違紙協約面前，此等行為等同於政府賭「白頭片」，公信力渾然無存。炒家看準國內「壞孩子」逐個攻擊，從好的方面想，大有獵捕政客成事不足敗事有餘，迫使成員國behave，令SGP得以盡快回歸貨幣聯創始人賦予協約的原意之效。

對沖基金應該「趁人病痏人命」，《信報》諸公大可對個痛快。然而，正如老畢在《牛眼John駁斥歐羅陰謀論》一文中所言，歐羅區自德國而下，沒有任何一個成員國乖乖遵守「穩定及增長協約」（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, SGP）列明的財務準則，大大有違幣聯立足於穩健公共財政（sound public finances）的原則。

換句話說，美日以至英國亂印銀紙發債，雖難免面對貨幣貶值利率急升的風險，但投資者有選擇信與不信政府的權利。反觀歐羅區，由day one開始，單一貨幣就受到SGP這個在效力上形同「財務憲法」的協約規範，成員國不守規矩且

愈來愈離譖，政客只顧選票拖得就拖，結果歐羅區財政問題逐年惡化。在SGP違紙協約面前，此等行為等同於政府賭「白頭片」，公信力渾然無存。炒家看準國內「壞孩子」逐個攻擊，從好的方面想，大有獵捕政客成事不足敗事有餘，迫使成員國behave，令SGP得以盡快回歸貨幣聯創始人賦予協約的原意之效。

對沖基金應該「趁人病痏人命」，《信報》諸公大可對個痛快。然而，正如老畢在《牛眼John駁斥歐羅陰謀論》一文中所言，歐羅區自德國而下，沒有任何一個成員國乖乖遵守「穩定及增長協約」（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, SGP）列明的財務準則，大大有違幣聯立足於穩健公共財政（sound public finances）的原則。

換句話說，美日以至英國亂印銀紙發債，雖難免面對貨幣貶值利率急升的風險，但投資者有選擇信與不信政府的權利。反觀歐羅區，由day one開始，單一貨幣就受到SGP這個在效力上形同「財務憲法」的協約規範，成員國不守規矩且

愈來愈離譖，政客只顧選票拖得就拖，結果歐羅區財政問題逐年惡化。在SGP違紙協約面前，此等行為等同於政府賭「白頭片」，公信力渾然無存。炒家看準國內「壞孩子」逐個攻擊，從好的方面想，大有獵捕政客成事不足敗事有餘，迫使成員國behave，令SGP得以盡快回歸貨幣聯創始人賦予協約的原意之效。

對沖基金應該「趁人病痏人命」，《信報》諸公大可對個痛快。然而，正如老畢在《牛眼John駁斥歐羅陰謀論》一文中所言，歐羅區自德國而下，沒有任何一個成員國乖乖遵守「穩定及增長協約」（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, SGP）列明的財務準則，大大有違幣聯立足於穩健公共財政（sound public finances）的原則。

換句話說，美日以至英國亂印銀紙發債，雖難免面對貨幣貶值利率急升的風險，但投資者有選擇信與不信政府的權利。反觀歐羅區，由day one開始，單一貨幣就受到SGP這個在效力上形同「財務憲法」的協約規範，成員國不守規矩且

愈來愈離譖，政客只顧選票拖得就拖，結果歐羅區財政問題逐年惡化。在SGP違紙協約面前，此等行為等同於政府賭「白頭片」，公信力渾然無存。炒家看準國內「壞孩子」逐個攻擊，從好的方面想，大有獵捕政客成事不足敗事有餘，迫使成員國behave，令SGP得以盡快回歸貨幣聯創始人賦予協約的原意之效。

對沖基金應該「趁人病痏人命」，《信報》諸公大可對個痛快。然而，正如老畢在《牛眼John駁斥歐羅陰謀論》一文中所言，歐羅區自德國而下，沒有任何一個成員國乖乖遵守「穩定及增長協約」（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, SGP）列明的財務準則，大大有違幣聯立足於穩健公共財政（sound public finances）的原則。

換句話說，美日以至英國亂印銀紙發債，雖難免面對貨幣貶值利率急升的風險，但投資者有選擇信與不信政府的權利。反觀歐羅區，由day one開始，單一貨幣就受到SGP這個在效力上形同「財務憲法」的協約規範，成員國不守規矩且

愈來愈離譖，政客只顧選票拖得就拖，結果歐羅區財政問題逐年惡化。在SGP違紙協約面前，此等行為等同於政府賭「白頭片」，公信力渾然無存。炒家看準國內「壞孩子」逐個攻擊，從好的方面想，大有獵捕政客成事不足敗事有餘，迫使成員國behave，令SGP得以盡快回歸貨幣聯創始人賦予協約的原意之效。

對沖基金應該「趁人病痏人命」，《信報》諸公大可對個痛快。然而，正如老畢在《牛眼John駁斥歐羅陰謀論》一文中所言，歐羅區自德國而下，沒有任何一個成員國乖乖遵守「穩定及增長協約」（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, SGP）列明的財務準則，大大有違幣聯立足於穩健公共財政（sound public finances）的原則。

換句話說，美日以至英國亂印銀紙發債，雖難免面對貨幣貶值利率急升的風險，但投資者有選擇信與不信政府的權利。反觀歐羅區，由day one開始，單一貨幣就受到SGP這個在效力上形同「財務憲法」的協約規範，成員國不守規矩且

愈來愈離譖，政客只顧選票拖得就拖，結果歐羅區財政問題逐年惡化。在SGP違紙協約面前，此等行為等同於政府賭「白頭片」，公信力渾然無存。炒家看準國內「壞孩子」逐個攻擊，從好的方面想，大有獵捕政客成事不足敗事有餘，迫使成員國behave，令SGP得以盡快回歸貨幣聯創始人賦予協約的原意之效。